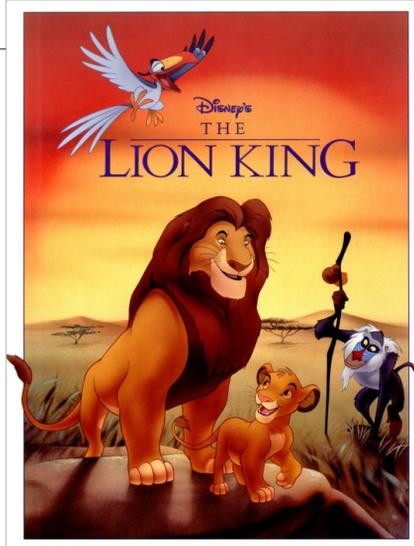


各抒己见

《狮子王》·

# 不仅是因为开口说话

□星河



《狮子王》(1994)

早在15年前,一部以一头小狮子为主人公的迪士尼动画横空出世,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追捧,它就是动画影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 1994)。许多童年观影者从此心存感动,此后多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所以在15年后的2019年,迪士尼再度推出同名3D动画影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 2019),想要在答谢观众的同时再享辉煌。不料,“新狮子王”问世后却毁誉参半,众说纷纭,总之争议颇多。如今热点稍稍散去,我们也许可以冷静下来做一番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

所谓争议,其实双方阵营的较量并不对等,来自赞誉一方的欢呼单调而苍白。因为相较于1994年版,2019年版《狮子王》在故事情节上没有更多曲折,不但主线相同,在细节上,甚至在许多镜头方面都十分相似。是以所有的褒奖之声,综述之后无外乎两种声音,一种是对往昔童年的无尽追忆,一种是对完美技术的极度膜拜,而说实话,这两点与故事本身都毫无关系。

凭借童年情结所追求的,是一种内省式的记忆与情感,与作品本身鲜少关联,或者说得客观一些就是“不够客观”,再多的醒悟也是基于自身进步而非作品启迪。而对电影技术的单纯膜拜,恰恰暴露出好莱坞近年来的致命短板。姑且不谈现实类影片,至少在各类非现实类或者说幻想类影片当中,滥用技术为拙劣的故事站台买单已成顽疾通病。在影片创作当中,某种正确往往成为各类作品先验的肇始初衷,所有故事都以简单

同质的阶层对立为共同基础,貌似不同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显得苍白无力,唯一能够出彩的地方只剩下那些臻至善的技术支持了,以极尽所能地用炫技来弥补故事本身的不足。由此而言,电影技术也实在没有可夸的,道一句“技术的胜利”也显得潦草而无奈。

回到更加具体的观影话语体系。对于2019版《狮子王》的批评与质疑,那些欣赏者同样有着貌似有力的反质疑——不就是动物开口说话吗?怎么了?

不错,单从表层意义上而言,不怎么样,就是这种违反常识的设置,影响了整个影片的叙述方式。说白了,就是让这部影片充满了各种所谓的“违和感”。因为当动物的形象一旦如此逼真可信,如此纤毫毕现,就不会让观众在人类语言的范畴中感到困惑,同样会延续到更深更广的其他领域。例如制作者不得不既含蓄又别扭地处理着某一头雄狮与其他若干头雌狮的关系,却很难框入人类的常规情感关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事实上,一旦影片中的角色以写实动物的形态出现,那么就只能将童话故事一切附加于动物身上的拟人寓意彻底剥离,这些动物们不再可能拥有王冠与皇宫,不再可能以人类文明的交往与矛盾来象征和比拟,不再可能由此而构建一个世界观无异而形象独特的二次元世界。

所以,即便是那些基于童年经验前往观影的成年人,也或多或少地有些轻微的失望,唯一的兴奋也只是目

睹了一次讲故事方式的变换而已。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着童年的记忆可供诠释,同时附加了莎士比亚那经典的原始母题,所以无所谓看懂看不懂的问题。而真正的少儿观众,在面对这些近乎真实的动物时却感到相当无聊,因为他们没能找到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抑或宫殿和王国,依托于动物身上的阴谋与爱情只能让他们深感乏味。当然,支持者仍可声称并非所有的动画都隶属于儿童影片,但具体到这部电影,其初始定义确实更倾向于少儿观众。

综上所述,我们所在意的,不仅是动物开口说话,而是整个文化体系的倒错与颠覆。就这个意义来说,这部影片恐怕只能算是动物爱好者的福音罢了。



《狮子王》(2019)

忐忑的辛巴看起来并不忐忑

《狮子王》:

# 天平的失衡

□李萌



2019《狮子王》中的沙帕(左)与辛巴(右)

王》不仅在当年大热,更被奉为经典。

2016年,迪士尼启动了一个新计划:将18部经典动画作品改编为真人电影。目前已上映了《奇幻森林》《小飞象》等影片。导演们根据已有的经典故事重新编纂,加入新的情节或人物,将故事重新呈现。作为动画经典,《狮子王》的真人改编也被列入这一计划。那么,这部作品能否令曾经的影迷和现代观众满意呢?2019版《狮子王》目前在metacritic(专门收集有关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专辑以及游戏评论的著名网站)的评分仅为5.5分,而1994年版《狮子王》的评分则是8.8分。

实际上,新版的《狮子王》也并非实拍,而是使用计算机技术模拟出的实拍效果。2019版《狮子王》制作逼真,从毛发到植物都使人信服,观众仿佛进入了真实的非洲世界。但与此同时,影片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首先,角色表演更依赖于镜头变化和肢体动作。因为动物角色完全写实,在外形上很难进行区分;也是由于对写实的执拗,导演放弃了经典版中对动物进行的拟人化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辛巴在开心和难过时几乎是同样的表情;辛巴和娜娜相互爱慕时,两头狮子完全符合动物性、无表情地相互蹭脖子。眉毛是展现表情关键,一个动画角色的眉毛,可以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即便是没有眉毛的瓦力,也要用眉毛告诉观众他的呆萌气质。但在2019版《狮子王》里,写实动物的眉毛和眉弓都没有表演,很难传达情绪。

但是这些罪过都要归因于制作的真实吗?如果我们没有看过1994年版《狮子王》,那么2019年版是不是更好呢?或者说,除了前述的“面无表情”,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这是一部纪录片,动物们在草原

上明争暗斗,辅以人类的解说,恐怕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微辞。《狮子王》的情节和对白无法不令人带入自身,在这部参考了莎翁戏剧的作品中,无论是木法沙的宽容、辛巴的勇敢还是刀疤的贪婪,令人情绪跌宕的原因终究是人类自己,我们看到和代入的,是人类的故事。尽管两版的故事都存在一个矛盾:狮子王木法沙统治动物王国,他的统治温和且长久,但维持表面和平的代价就是定期吃掉自己的子民,也就是影片中提到的节制狩猎。但矛盾在于,人类国王不可能以定期吃掉自己的子民为代价换取和平,所以影片以“Circle of Life”(生命的循环)作为对这一矛盾的遮掩。但在2019年版电影中,这部充满人性的动物故事则令人不适,我们在刀疤埋头吃斑马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在看纪录片的错觉。新版《狮子王》中追求的动物性写实,实际是放弃了对人性的描写,以至于在表演上刻意对拟人化进行回避。这个例子不禁让人回想起《猩球崛起》:猩猩凯撒的眼睛充满智慧和情感,令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信服。可2019年版的辛巴则不然,它脸上写着(这里甚至无法使用“他”)的“漠然”二字时刻都在提醒观众,自己只是一个异类旁观者:哦,这头狮子赶在雨季回到荣耀石了……

《狮子王》在故事上的拟人,与1994年版古典夸张的表演相吻合;2019年版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技术阻碍了情感的表达,像《猩球崛起》一样,技术早已可以让写实的动物角色开口说话并做出各种拟人化的表情。如果将故事和拟人表演设置为天平的两端,1994年版达到了二者的平衡,而2019年版虽然拥有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但在表演上却是写实的。天平的失衡,或许正是新版影片令人不适的原因。

科声幻影

# 将青春翻涌成他

——科幻动画长片《蜘蛛侠:平行宇宙》 □蚌非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只“小蜘蛛”,他可能来自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来自T恤、玩具、手办、周边……我们熟知他的故事,把他当作照亮童年或青春的一抹暖阳,他不阴郁也不忧伤,亲切随和得像个邻居家孩子。我们很难想象,有一天彼得·帕克会死掉。在2018年上映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中,开场还不足30分钟,彼得·帕克就牺牲了。阻止坏蛋扰乱宇宙的任务落在了布鲁克林的普通高中生日尔斯·莫拉莱斯身上。他要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少年成长为英雄的故事,它故事精彩、人物鲜明,表达方式先锋而大胆,受到了业界与市场的一致好评,收获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第76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动画片、第72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动画片等荣誉。

故事的主人公日尔斯·莫拉莱斯是布鲁克林的一名普通高中生,父亲是一名警察,对他管教严厉,个性独立的他因此更愿意对叔叔吐露心声。在跟叔叔去街头涂鸦时,他被遭到辐射的蜘蛛咬了,有了媲美蜘蛛侠的超能力。与彼得·帕克获得能力时的惊喜不同,日尔斯对此大感着迷,他偷偷跑回去找那只蜘蛛,却撞到大反派金并开启大型粒子对撞机打通多个次元宇宙,而蜘蛛侠彼得·帕克却在阻止金并的过程中牺牲了。彼得·帕克将用于关闭对撞机的芯片托付给日尔斯。日尔斯拿着芯片却不知所措。他甚至还没搞明白该如何操控自己的力量。这次对撞机的开启召唤来五个平行世界的蜘蛛侠,其中一位也叫做彼得·帕克,他满脸胡茬、衣着邋遢,还有发福的啤酒



《蜘蛛侠:平行宇宙》海报

肚,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妻子玛丽跟他离婚,他却不知该如何挽回。他与日尔斯互相瞧不顺眼,交流也磕磕绊绊。在与敌人的多次斗争中,六个次元宇宙的蜘蛛侠们聚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产生了信任和依赖,日尔斯也逐渐了解了父亲的难处。当他找回自己的信心,可以随心所欲操控自己的能力时,他变成了守护城市的英雄。影片最终,六名蜘蛛侠齐心协力,阻止了金并的阴谋。

影片制作非常用心,画面尤其值得称道。一反以往三维动画电影所追求的逼真视效,它将大众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抽离出来,通过画面制造了“间离感”。整部影片的画面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漫画,而观影过程更像是在阅读。电影画面上不停出现大量切割开的漫画分镜,尖刺放射状的对话框,形态多样的效果线和拟音文字,大胆夸张的配色和波普风格网点,又通过弱化三维空间感的做法统一了视觉风格,在流畅的动作戏中制造抽帧卡顿,以此将漫画的夸张、变形和新奇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观影

感受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部蜘蛛侠宇宙的饕餮盛宴。六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齐聚一堂,联手除恶。主角是“小黑蛛”迈尔斯·莫拉莱斯,来自另一世界的蜘蛛侠彼得·帕克、女蜘蛛侠格温·史黛西、“蜘蛛侠”、暗影蜘蛛侠以及日本小女孩蜘蛛侠潘妮·帕克。反派阵营里,金并、绿魔、蝎子、章鱼博士、徘徊者也悉数登场,徘徊者的真实身份还是迈尔斯敬仰的叔叔。值得称道的是,即便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但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每个人物身上都折射着不同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核,比如迈尔斯所代表的黑人嘻哈文化、格温代表的女权主义、彼得·帕克代表的中年危机、潘妮代表的二次元机甲萝莉、暗影蜘蛛侠代表的感伤的怀旧情绪等等,他们让人物变得饱满而丰富,更易于受众找到共鸣。而在多元文化的环绕下,故事的价值核心却始终未变:“出于道义而帮助别人,这样的人无疑是真正的超级英雄”。它不再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反而通过一个普通文化的环绕下,故事的价值核心却始终未变:“出于道义而帮助别人,这样的人无疑是真正的超级英雄”。它不再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反而通过一个普通文化的环绕下,故事的价值核心却始终未变:“出于道义而帮助别人,这样的人无疑是真正的超级英雄”。

我们看着迈尔斯跌跌撞撞的成长,像极了我们自己的样子:不与父母友好地交流,不敢对喜欢的人表露心意,不肯跟他人坦诚相待,别扭、羞涩、自卑、不善表达,懵懂又自以为,矜持又慌乱无措。我们看着迈尔斯跌跌撞撞的成长,就像看到自己曾经的幼稚、冲动、骄傲和孤独。所以,当小蜘蛛穿上黑色战衣完成信仰之跃,我们内心的欢呼就好像自己终于与曾经的迷茫青春达成和解。我们将青春翻涌成他的样子,怀着勇气,去承担责任,去坚持信仰,去直面未来。

他山之石

# 方寸之间 驻足感动

——日本经典动漫原稿展 □翟小幸

2019年6月29日至8月29日,在北京798艺术中心的“北极熊画廊”,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动漫原稿展。这一展览围绕日本经典动漫原稿和吉卜力工作室的主题进行,内容包含《哆啦A梦》《海贼王》《灌篮高手》《龙猫》《铁臂阿童木》《火影忍者》《名侦探柯南》《萤火虫之墓》《魔女宅急便》《风之谷》《阿拉蕾》《蜡笔小新》《七龙珠》《宇宙海贼哈罗德》《宠物小精灵》《百变狸猫》《樱桃小丸子》《美少女战士》《圣斗士星矢》和《天空之城》,可谓相当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的《铁臂阿童木》开始一直到目前仍在更新连载的《名侦探柯南》,几乎是按时间线串起的日本动漫历史。

与想象中的主题展览大相径庭,这个不足60平米的画廊并没有那么大的体量可以承载如此丰富的动漫原稿。在画廊中,每一个动漫作品仅挑选了十几幅稿件展出,只有《宇宙海贼哈罗德》占据了整整一间20平米左右的展厅,展览期间在此举办过作者松本零士的见面会,入口处摆放了一些作品角色的手办模型,展厅内的桌子上放有一些原版的漫画书,吉卜力工作室也就是宫崎骏的作品甚至没有看到原稿,只在刚进门的小厅放置了一个LED屏,不断地循环播放其作品的经典场景及配乐……这一切都显得有些粗制滥造,甚至有些敷衍。

回归本次展览的主题,展出的作品大致被分成两类:一类为赛璐珞画,另一类为原画。所谓赛璐珞画,是指在动画片的制作过程中,画在一种透明塑料材质“赛璐珞”上的动画原稿,故而得名,其作画过程为:在纸上画上背景,之后在数枚赛璐珞的塑料上画出人物的不同动作,通过将不同动作的人物与背景画重叠,然后进行连续拍摄,从而达到最终呈现在电视上的动画效果。原画则是出自漫画家的铅笔稿,是动画人物的原型,我们所看到的活灵活现的动漫角色都是以此为蓝本而诞生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动画制作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电脑制作技术使动画更为精细,速度也更快,因此传统的动画制作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正在显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也正因此,赛璐珞画稿和原画



展览现场海报

稿显得尤其珍贵,这些漫画家的真迹可谓动漫界的活化石。

再看此次展出的原稿作品,年代最早的是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该漫画从1952年开始连载,后被改编成动画片及电影等多种形式的作品,讲述的是仿生人阿童木在未来21世纪为了人类福祉而活动的故事,当年遥远的21世纪如今已经是现实世界,但阿童木却从未过时,不管是在动漫界还是科幻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情怀,而是对几代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作品还有《哆啦A梦》,这是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从1969年开始连载的漫画,1973年电视动画开始播映,1980年动画电影开始播映,同年,为了拍摄动画电影,作者开始创作单行本的长篇故事,在1996年藤子·F·不二雄过世后,电视动画及电影动画的制作依然持续,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还能看到一部新的《哆啦A梦》剧场版,不但在日本国民级的漫画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同样十分深远。这位浑身圆滚滚的蓝色猫形机器人早已深入人心,其中有趣的道具设定不论何时都可以让人津津乐道。更不用提“80后”“90后”都非常熟悉且着迷的《名侦探柯南》《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以及吉卜力工作室的其他作品,这些伴随着人们的成长、激发人们心中的热血,总是给人带来欢乐及思考的动漫作品,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艺术瑰宝。

在这些作品中,每一部的漫画原稿数量都成千上万,绝非这一间小小的画廊可以承载的,即使是每一部单拿出来做个展,只选其中一部分,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展览。北极熊画廊这次则是包罗万象,仅挑选了这些经典动漫中极少数的原稿,便有了让动漫爱好者为其买单的足够理由。画廊入口处的LED屏,虽然只是重复播出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片段,而来观展的观众也必然是平日里看过很多遍这些作品,但他们依然为之驻足良久;那些原稿里的作者铅笔画以及手写铅笔台词,更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沟通交流,你甚至可以想象这些铅笔稿变成动画的繁杂的工作。感动永远是新鲜且持久的,支撑这些的则是读者和观众的一腔热爱。